葉文敏公集

雜說

雜說

勇說一

傳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又曰見義不爲無勇也吾則謂有勇而不知不仁不謂義者矣未有無勇而能知仁爲義者也盖嘗以身試之吾生平粗知自愛見世之汩没暴棄者心竊鄙之賤之然而人之所步吾未嘗不步也人之所趨吾未嘗不趨也問其有所慕乎此而爲之耶非也不知其不可而爲之耶非也然則奚爲而若是是無勇爾嗚呼吾之一身利害禍福環而伺之

是非殽譽迭而攖之饑寒困踣以勞其形妻子室廬以
牽其念吾未及舉足而神已薾氣已餒矣神已薾而氣
已餒而猶曰吾欲銳力於聖賢之道吾不信也然則如
何而可吾聞諸子夏曰入聞先王之道而樂出見紛華
靡麗而說二者心戰未能自決又曰今日戰勝而肥蓋
昔人嘗以理欲之相攻比諸戰而以理之能勝欲比諸
大師之克敵人徒見戰不勝則斬艾其人民丘墟其社
稷破國亡家之禍不知理不勝欲則爲盜賊爲夷狄立
身一敗萬事瓦裂欲自比於常人而不可得嗚呼我一
不勇而不仁不知不爲義猶曰有志之士然後耻之哉

一不勇而爲盜賊爲翁猷自比於常人而不可得則雖依阿淟涊怯懦之夫未有不感憤流涕投袂而奮起者矣我即不敢自居於有志者也曾謂依阿淟涊怯懦之夫而亦不如也乎

勇説二

或曰子信有取於勇乎鬻拳之忠也申生之孝也荀息之不食言也不可謂不勇矣然君子譏焉謂其未聞道何也曰吾向固言之有有勇而不盡知仁與義者矣雖然其勇豈可廢哉且吾之有取於勇者不但如所云鬻拳申生荀息其制行過焉而已今夫莊周列禦寇申不害韓非墨翟楊朱之徒詖其猖狂悠謬之談恣其險詖隱怪之論固大戾於名教而萬世之罪人矣然吾觀其立志最堅恣也其行事最確苦也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天下非之亦不顧至今數千百年讀其書如

見其人則其精神意氣不可磨滅也假令數子者回心易慮從事聖賢之道豈比夫今之學士悠悠忽忽自暴自棄而卒無所成就者乎蘇氏曰商鞅韓非所用之刑非舜之刑而其用刑之術則舜之術也吾亦曰莊周列禦寇申不害韓非墨翟楊朱之道非孔子孟子之道而其任道之勇則孔子孟子任道之勇也蓋嘗譬之今有人焉將適燕而南其轍裹千里之糧窮晝夜之力其行愈疾去燕愈遠或告之曰子適燕必涉江淮踰河濟歷齊魯趙魏之墟而後燕可至其人憬然悔悟改轅北首鼓其昔時之勇倍道疾進不數月達滹沱易水之境矣

又有人焉曰吾知適燕之路涉江淮踰河濟歷齊魯趙魏之墟而閉門端坐足不踰閾則雖窮年皓首而燕終不可至彼異端曲學之士是適燕而南轍者也苟能自知其悞則改轅北首鼓勇疾進其至於道不難矣而學者方且閉門端坐足不踰閾曰吾知入道之路嗚呼道其可端坐而至也哉

玉說

玉天下之至寶也王者受命則以黄琮蒼璧禮天地告宗廟其次則班五等之瑞於諸侯以至公卿大夫士往來投贈必有瓊瑶瓊玖之物而雖其燕私珩璜琚瑀不去於身蓋其可貴且重如此宜乎玉之所在輝山而媚谷夫人而信其爲寶也抑又聞之玉之美者莫如荆山而荆山之下野人以玉抵鳥鵲則其爲寶又豈有常乎是何玉之不幸也楚和氏之得玉也獻之王王弗受刖之再獻再刖抱而長號於市王乃召工相之工望再拜賀曰大王得希世之寶臣所未曾見問其價曰此無價

五城之都僅可一覩王大悅於是設庭燎具九賓而後使和薦玉楚國之重器無有處玉右者和氏之玉一日名震天下嗚呼玉亦何加損焉以爲獻諸楚王之庭足爲玉榮則抵擲於荊山野人之手亦足爲玉辱矣宣城沈方鄭令之被禍而懷玉者不得志於時常欝欝不樂故舉此說以吉之庶可釋然而無憾焉

河漕說

夫黃河屢決旋塞旋潰豈人力之不修實河性之難馴今王家溝見在興工亟乘冰凍流弱易於下埽與合龍門然安能必脩後之不再決乎是當知所變計矣因念河流衝決入海俱在東岸西偏固無恙也曷不於腹内另掘一河南口自淮而入北口與宿遷相對中間多設石閘以司啟閉則河流自不灌入糧艘陸續遡行而王家溝決口俱在下流直可置之不問有云何不直接董口而仍欲與宿遷相對者蓋河在宿遷以上其勢東來宿遷以下其流南放故當其掃灣之處可以避強而就

弱不惟易於為力并免奔激之患也謹陳一得救時者
其務察之

荅丹朱氏文

葉子方鏑室獨坐冥目隱几悄兮無聞淵兮返視忽有神人赧如其形慹如其聲䐜色戚氣排闥直前曰我若讎也耶何今日困吾甚也葉子瞿然問曰汝爲誰奚困也其神曰我托形汝面居中嶽下山林間吾丹朱氏也汝生墮地我即汝俱自少迄壯罔不吾須汝寒吾號汝飢吾啼汝愉吾歌汝戚吾吁汝方作勞吾則呼以相其力汝方沈慮吾則噲以洩其思汝有疾苦吾則烏烏仰天而訴汝有驚怪我則咄咄向空而書遇嚴冬而龜坼當盛夏而焦枯飽一葵與半菽咽朝鹽而暮虀猶能振

商彝於金石吐浩氣於虹霓称先王而道古昔攏雁雞而鬻高詞今汝驂皇衢遊帝邑羣冠蓋交履舄偕金張於廣坐接鄒枚於前席謂宜張聰明恣胸臆呈英騰華噓枯吹植四海齊鋒一口可敵陸賈爲之短氣張儀於焉竦魄傾乃姁姁姝姝昏昏墨墨捫喉若鯁齶吻成噎耳聵目眵舌塞牙澀儻蕩其心黯黮其色茫乎若升高長望而無與侶潰乎若捧舟入海而迷所適任揶揄而弗顧蒙訕笑而罔恤使我束縛牢愁幽困窘迫憤歎蘊以增傷腸如焚而莫戢汝固甘爲其突梯子何能長堪此悒鬱葉子莞爾笑曰若是則汝困我多矣顧謂我困

汝即居吾語汝五侯之門七貴之筵工諂獻笑東須妹肩迎知喜怒嘿測憎憐深言佞辯涌若奔泉汝能之乎曰不能人心如鈎世路若涂翻雲覆雨顛黑倒白巧笑藏刀甘言致疾揺唇一發鬼戰神栗汝能之乎曰不能已所鼻肌人實且憎中懷甚戚爲世所欣一毀一譽拘執變指咨詢騫騫囹獲我心汝能之乎曰不能良時嘉很邀賓張席羣集萃處語機詞褒謔浪嘲笑銜口而出雖呼吁呶窮夜竟日汝能之乎曰不能曰是誠然矣然則汝欲吾謇謇而諤諤兮世方愛圓而攤方汝欲吾矯矯而亢亢兮世方導佞而羞狂汝欲吾舜屨而皋颺兮

世方厭薄夫虞唐汝欲吾孔唱而孟和兮世方狙丑夫
墨楊汝使我指白日之昭昭兮世方湛長夜之茫茫汝
使我告陽春之將被兮世方信堅冰之可以久長汝使
吾申香草之堪佩兮世皆悅蕭艾爲蘭芳汝使吾訴嬋
娟之蛾眉兮世皆譽嫫母爲姬姜汝使吾琴靜而瑟好
兮世且謂遯響乎笙簧汝使吾鸞喑而鳳嘯兮世且謂
鴆鳥之媒良世之所榮盡汝所短汝之所長又世所忤
猶欲冒鄉曲之狂名狃少小之故步譬如縱轡乎九衢
而不知太行之峻以顛掣轍乎安流而不悟呂梁之險
可怫終載沉而胥溺亦車覆而馬仆昔國武以盡言而

死馬遷以直諫而腐劉向以好辨而窮嵇康以嫚詞而
毓(?)昧適時以眷晦必名謗而速侮吾懼吾形之不存而
未識汝神之安附語未竟其神愁縮屏沮者欷嘎嚶疾
走而出莫知所僖余亦驚寤亟召墨卿録諸座右以當
箴銘

種菜者說

漢陰丈人鑿隧而抱甕憂憂而謀搰搰而動襲愚爲體
師拙爲用神不外爭智不內訟於是孳參施再施之勤
即五恣五堙之土肆其疊勉縱其椎魯机忘而道生神
安則身貿爾乃青盈乎畦綠秀乎場其味含露其形負
霜將終身之與處者惟菜根爲獨吾徂邛之子聞其風
而異之乃踵門而告之曰夫人一身勞罷所萃天于以
役世加之痒百憂感其形萬慮銷其氣喜怒則搖其精
神哀樂則抉其平粹是以血氣心知形爲神累負陰抱
陽朒紫強衛資乎養者不一端需乎物者非一類先王

於是乎制為飲食之樂神聖於是乎設為烹飪之方將
牛肥狗胾豕刲羊瓔田之米沈瀧之漿果醢則桃諸梅
諸香飯則白黍黃粱煎熬適均調和最良猶懼以適生
之藥為伐性之方令子蒲萑填腸菹茹嚼齒甘不殫宮
苦非叩微徒懷滋于土膏寧養于口體何為不效公
儀之拔葵而徒幾類於陵之咽李也乎漢陰丈人曰吁
子未知夫菜之益于人也夫物無嘗珍因人而珍奢不
因富儉不因貧性所宜然志所必伸肥醲而神昏其側
澹泊而智周其身是以聖賢之養生也屏芬芳而不進
却腥膻而不御蓋以玩紫位之自然廓清虛乎靈府令

夫菜之為言采也言君子之所采也疏之為言疏也言流俗之所疏也君子所采流俗所疏以我甘之其庶幾乎且我與子抱道而處列僊之儒雖非滿堂之瘠猶是山澤之癯設欲我與子烹隴西之麥以為飯擣江南之稻以為酏切狼臅之膏以為糝精獿山之粻以為靡淳熬淳毋窮陸極水上致鵠鴈下探鮫鯉即無論欲之而不能獨不曰能之而可已是以至人于此抱樸守中殫力竭思神全道豐屏棫絕机以全厥終故夫春初早韭秋末晚菘夕餐其英朝擷其榮植之有時取之莫窮逐于心而罔媿捫其腹而足容子烏知擊鐘列鼎之未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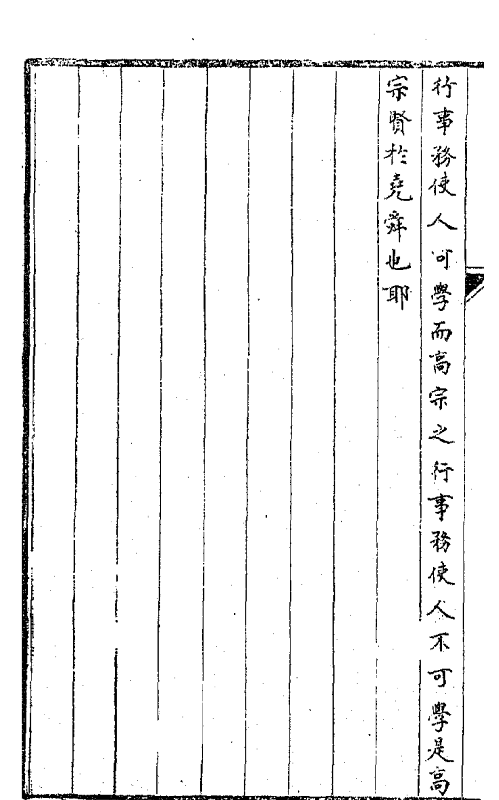
常盈而飯蔬啜菽之可以恒充

高宗舉傅說

為治之道在用人用人曷倣哉古今善用人莫如堯舜
堯舜用人不過詢於四岳闢四門令臣下各舉所知俾
之敷奏其言明試其功名實果相副也而後用之是已
三代以降周自世卿而外其取人之途出於鄉舉里選
兩漢則郡縣辟召及策賢良方正孝秀文學諸科魏晉
則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則科舉學校此其常也伊尹之
於湯張良之於高祖諸葛亮之於先主王猛之於苻秦
與夫霍光以奉車受知武帝李泌與肅代為布衣交則
天與人主有特達之知者也取之敵國則有由余公孫

枝取之仇讐則有管夷吾魏徵取之降俘賤隸則有金日殫李光弼之屬斯遇合之尤奇者也此二者其淺也其間有得有失用人之道盡此矣若高宗之舉傅說於夢寐之間審象旁求而得之噫何其異也夫上古至人志氣清明天人感通之故誠有不容以常情測者然帝王舉事非欲以度外示神奇而已固將使後之人可依擬而行也輔相之職何如其重而顧決之冥冥之數欲設令有好異之主藉口非常之舉動以徼倖一中其害有可勝言者歟然則果何以云也曰唐劉禹錫嘗言之矣在舜之廷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高宗

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吾於是知聖人用心之至深遠也高宗嘗遯於荒野而後即位方其在民間心知說之為大賢矣一旦欲舉而置之舊臣之上恐人未必帖服也故徵之於夢焉是聖人之以神道設教也是所謂民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且又商俗信鬼因其所信而導之是聖人所以成務之幾也莊子載太公事云文王見一丈夫釣欲迎而授之政懼大臣父兄弗安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頫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乃迎臧丈人而授之政莊子雖寓言其意誠有類是者不然堯舜之


行事務使人可學而高宗之行事務使人不可學是高
宗賢於堯舜也耶

邇來兵餉不敷廣開事例納官爵賣生童徵房稅接踵而擧政弊民愁似有莫支之勢至云節省亦已無所不極其至而究竟思之其於節省一道尚未得其要也從來善理財者欲求節省即當於所費之處求之竊念裕餉之法不若酌汰額兵量募鄉兵則國計可舒而防汛無懈試目前之至計也各省緊要地方業有駐防而督撫提鎮亦有標兵若承平無事之地坐靡廩糈者什之六七更有征調悞[?]誤之虞]縻之繁司農仰屋勢所必至今宜於無事各省州縣大縣募鄉兵一百五十名中縣一百二

十名小縣一百名馬一步九每名日給銀二分米一升
有馬者每月給馬乾銀一兩外甲械銀二兩三年一編
管轄之官即於本邑考選用武進士或武舉一員主之
大縣授守備小縣授千總各給虛銜三年無故訓練有
法考核實授准諭俸赴部一體陞遷本縣無人選諸鄰
封或以裁官充職日給廩銀二錢米四升自備馬二匹
每月給草料銀貳兩就近供職不必復給俸薪所需銀
米各於該州縣田地内編徵支給每畝不過加銀一厘
有零米五六勺内外此法一行兵餉不動正供防勤各
適所宜盜風自息地方又安凡有責成悉照現行事例

上無苛派之名下有衆擎之易一舉而數善備此等官
兵皆係部民應歸各該地方延道綜核督撫統攝至於
八旗駐防仍循其舊其餘督撫提鎮兵馬官弁大爲裁
併每省酌量地之大小勢之緩急或留兵五六千即至
多者亦不過一萬便已足資捍禦是後以提鎮供征調
以鄉兵充防守星羅碁布盡歸寔用且寓犬牙相制之
微權是一轉移之間歲省兵餉數百萬而一切因循苟
且之政亦可次第漸除矣説者曰子策誠爲救時之急
着矣但朝廷方當尚武之日兵多爲貴而子反言減兵
毋乃不合時宜乎予應之曰易額兵爲鄉兵兵未嘗減

也說者又曰恐額兵强鄉兵弱將奈何余又應之曰今日之名為額兵者亦即本地之鄉人為兵耳非另有絕羣超勇以充之也此不過改其名色使於以餉委諸地方之設法而其中實更有實用較之額兵虛糜為益勝夫承平無事之地所倫者乃打家刼舍之盜額兵名為防汛並未見其擒獲一賊惟多酗酒賭博宿娼放債種種生事擾害小民民深為苦何如鄉兵則為土着有事為兵無事為民更合我

朝八旗寓兵於農之深意如慮其流於孱弱惟重加考成嚴責訓練倘有征調差遣亦與額兵何異說者又曰

頹兵裁減而人無所歸將奈何余應之曰減頹兵即為鄉兵何患無歸各還原藉免其差徭人自樂從更多利便說者又曰子言加派恐拂民情將奈何余應之曰加派固非美名獨此民無辭怨何也設兵原以衛民編派取之地畝稍茲厘毫民無重累自當心服非若房號之取怨害及於閭巷之鰥寡孤獨夫天下之人窮多富少即此鰥寡孤獨彼亦必有居處況肩挑步担口食不給者槩責之以三錢之稅彼從何出耶不若行此而免彼更權所省之數可以足用將從前之萬不得已而凡在所行之事盡可草除豈不甚善夫琴瑟不調必鼓而更

張之若執守成法不探原本而加之變通則惟望之於
天施地生之一術兵昌有當於經濟之大用哉
大縣設兵一百五十名　馬一步九
每名日給銀二分該銀七兩二錢
共銀一千八十兩
米一升共米五百四十石
馬十五匹月支一兩該銀十二兩共銀一百八十
兩
甲械每名二兩共銀三百兩　止給初設一次以後二年一編
官一員日給廩銀二錢米四升又月支草料銀廿四

兩共銀七十二兩　米十四石四斗
通共銀一千六百五十六兩
又米五百五十四石四斗
又初年買馬銀一百五十兩
中縣設兵一百二十名
通共銀一千三百四十兩
又米四百三十二石
又初年買馬銀一百廿兩
小縣設兵一百名
通共銀一千一百三十六兩

又米三百七十四石四斗

又初年買馬銀一百兩

此議果行其中細微容當續陳

雜說

梁孝王好馬所蓄馬以萬數隅目聳耳豐臆細尾中度程者首相觝尻相接也王數見顧薄之夙興召左右問馬曰寡人聞古有千里馬朝秣扶桑之陰夕税虞淵之旁來如急景去如飄風躡之而莫得其踪也心誠悅之欲致之可乎左右曰可哉夫梁國之人莫不謹伺王之所欲王不悅馬則已王誠悅馬則言脫於王口而馬萃於王圉矣乃下令國中有馬者以獻不期月馬畢至有言如龍者有言似鹿者有言麟形虎脊者王皆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又期月親齋三

日乘路車建旄頭出次東郊大夫國人皆從馬聞征鼓聲爭辟易望旆而走久之方定王令壯士馳之或十里蹶或三十里蹶或五十里蹶蓋未有能至百里者王於是仰天喟然嘆息曰寡人好馬如是而馬不過何哉抑天下豈有千里馬盡空言耳於戲孰知千里馬方日居王之廄求王一顧而不得也

雜說

秦客有譽醫緩之技於王者王召見之令獻其方皆草木之常味又旦夕合可成者也王曰噫嘻子何易視寡人寡人之方必得代之赭荊之玉岣嶁之沙禺同青蛉之空曾青崐崘之紫白英合浦之珠蜀之犀三韓之寶鼉鼊無閭之珣玕琪合汞鉛而鍊之一年而和二年而成三年而金粟生則取而埋之土中又三年而服之子何易視寡人緩無以對懸縮而退君子曰緩之不遇王也命矣夫夫藥不問貴賤方不問難易取其可以起人之疾而已矣其適於用也牛溲馬渤敗鼓之皮在所急

也其不適於用玉札丹砂赤箭青芝安在非所緩哉惜乎緩之不能為王告也故曰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

雜說

楚之里人修陶朱氏之術者規池以養魚孳焉息焉三年而成則魚既牣於其中矣有行道者過而羨焉思以計中之紿之曰我善漁里人悅延之坐聽其所欲爲於是行道者奮臂一呼徒侶麕至徑趨而之池盡弛里人之禁而恣取焉繒細如雲數罟不禁鮫人蛩夫鼓檝生風獱獺鶖鶬鷘鷖成羣利觜長嚴浚淵泉撇波濤無隱弗留鯢鰤盡於泥沙鮿鱻殈於胎卵以其半奉里人里人見所獲之多也則大喜置酒爲樂厚賂行道者而去明日有客造其廬將款焉欲取魚薦諸俎詗池而求之

則魚既空矣里人卒不悟其隣皆目笑之曰嗚呼竭澤而漁後必無魚子徒知昨日之歡而竟忘今日之悲君子謂所言也小可以喻大

雜說

黄帝問天老曰彼鳳者何如天老曰夫鳳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龍文雞噣駢翼而中注首戴德頂揭義背負仁心信智食則有質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小聲合金大音合鼓延頸奮翅五光修舉光興八風氣降時雨此之名鳳夫惟鳳能究萬物隨天祉象百狀達於道去則有災見則有福覧九州觀八極具文武張王國離照四方仁聖皆伏黄帝曰吁都哉於是備黄冕載黄紳齋於神宮以候鳳至華採之處有怪鳥焉一身九頭醜惡

萬狀聲如破鐘宵見夜伏闚帝之求鳳也乃許為鳳以下帝之庭帝曰是不良禹也速醢之為羨以賜羣臣於戲彼鴟之愚甚矣以至不仁而欲冒至仁其可乎西漢京兆著有鶡雀身戴五色飛集丞相府丞相黃霸以為鳳奏之京兆尹張敞彈其詐僞人傳爲笑敞猶不可欺也而況黃帝哉

讀離騷經

古之世非天下之皆君子爵祿以勸善刑誅以懲惡朝廷彰癉黜陟無有不當天下之安富尊榮常在君子而人之慕利者求斯獲欲斯遂而不肯爲小人也及世之季亦非天下之皆小人賞罰倒置賢不肖莫辨士之潔身潔行而天之貧苦者類皆然也人非魯閔亦何樂天之貧苦而切切於善而不爲惡哉故昔之君子今之小人也離騷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嗚呼此三代以下之通患也人之於善也勞心戮

力其勢常難人之於惡也縱欲逞意其勢常易善則剛
正寡容而每失志為惡則巧諛希合而每快志為夫人
善善惡惡雖性生而有之中人以下沉浮苟且豈肯終
蹈其所難而獨立不懼者世之君子執德不堅半塗而
廢其人不足論矣然推其所以然之故誰司化權而令
其如此亦主持風教之憂也離騷曰既干進而務入兮
又何芳之能祗此又君子之深病可為重戒者也君子
之所以異於衆人而人之所畏服者以其有不可為者
而不為也若不可為者亦為則將無不為又奚任其異
於衆人而人所畏服也管子有言曰禮義廉耻國之四

維而天下甘心棄之隨俗俛仰而不知自振豪傑之士亦羣效之從而爲之說曰哲人貴乎趨時生斯世也雖孔孟不能不由斯以行也又碌碌之徒靡所扶持山林終老則已耳豪傑之士多材多藝平治天下舍之其誰矣奚能守細節而没齒淪棄也嗚呼粒其身以干時嗜進而忘退者是患得之鄙夫也君子而爲此則亦鄙夫矣其所謂材藝猶糞土也人有家藏千金者欣喜之不勝而擔以示人相相矜侈遇盜而喪其金猶欣喜矜侈之不已五尺之童皆笑之矣世之君子三復斯言毋爲天下笑其尚有賴也夫

讀馬援傳

馬文淵戒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短長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予謂文淵之戒其兄子善矣而其所以自處者則何不審哉方梁松之拜床下也諸子問曰梁伯孫貴重公卿皆憚之大人柰何獨不為禮文淵曰我松父友也雖貴可失其序乎他日文謂松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耳松深恨之迨文淵沒譖之於帝搆成其禍余因竊嘆士君子生於軏季不揣人情物變而徒欲率意而直行難乎其免矣彼文淵者

自以爲與松父有執友之誼待之不妨小倨而勉勵訓
識郎言詞切直必不怒我耳孰知人情之叵測有難料
者與嗚呼文淵能免隗嚣公孫述之暴而不能免細人
之讒能使駱越燒種革面而向化而不能使故人子弟
不以怨而報德此則以忠厚待天下之過而非其智之
果不足及乎此也然後之君子可以鑒矣史又言嚴敦
少喜譏彈通輕俠及長屏居謝客謙退自守人稱爲鉅
下二卿皆以功名終豈其因文淵之誥誡而翻然一變
與抑有見於松之待文淵者而懼而自戢與夫以文淵
之賢猶卒不免而二子乃克遵其教以寡過如此又足

多也已從子振埏方年少輕議論偶讀馮傳書此示之
然余亦素以多言招悔者幷以自警焉

書緩齋詩後

緩齋先生示予古詩數十篇沉雄深厚直追作者顧其詞旨殷憂悱惻若深苦世之喧囂偪則褰裳去之惟恐不速噫緩齋官京師閉戶讀書終歲無一俗事攖懷抱豈與人競尺寸進退者何所感觸而如此比比其憂不在一身可知也然吾觀今之人奔走聲利之塲如夜蛾之赴火焦爛不休視緩齋之所憂方且樂而嗜之不厭使見緩齋之詩不且啞然失笑以為性情殆與人不相類者耶夫君子之遺或出或處或嘿或語立意較然有不可得而歎者緩齋必不肯以人之樂易己之憂又可知

也詩不云乎心之憂矣我歌且謡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予素善憂頗能知緩齋之憂又竊念以緩齋之人應今之世其憂殆何釋也則予之憂不在當世而在緩齋也夫

書葵園集後

葵園集一卷吾師呼德下先生之作也先生隱居王山之陽躬耕自給苦節三十餘年宜其胸中浩浩然與世邈不相接矣乃讀其詩憂天憫人感時悼俗若重有不能釋然者何哉且夫君子仕於君則憂君之憂食於民則患民之患苟其不然潔身而已故伯禹后稷胼手胝足勞其形以為天下而許由巢父方且散髮高臥不以一物動其心無他所處之地異也今先生躬巢許之位而代禹稷之憂豈其誠有不可以已者歟吾聞之古之高人逸士棲巖飲河長往而不返匪獨其情志邁異抗

出乎千萬今之表赤其遭遇太平沐浴盛化上之人有以遂其生而全其不厭之性也假令唐虞之時洚水昏墊無伯禹后稷之倫胼手胝足勞形以為天下則其山之巔穎水之濱龍蛇之雜居而鳥獸之羣處彼許由巢父者亦安能散髮長嘯偃然高卧於其側乎由是言之先生之憂其果未可以釋然也雖然許由巢父其事跡不少見於人間特以生堯之時飲牛洗耳之數言其名遂傳於萬世而余侍先生十年見其篤行好學其于兵農禮樂與夫風厲末俗出入邪正之故歷歷能言其所以然非僅執不見之節者比也而遭逢不偶世莫之知

徒以其不克遂之志泡而發於篇詠之間其詞雖危以厲而人能聽之者鮮矣則亦恐其湮滅漫漶而且名不傳於後世也余能無爲之彷徨而三嘆哉

書歸元恭落花詩後

友人歸元恭為落花詩十二章其詞麗以深其志悽以婉讀者流連往復累欷而不能已也嗟夫予思天下之物有盛必有衰有榮必有悴此則理之自然而數之無如何者也今歸子乃以落花之故拳拳弗釋發為於邑無聊之詞無乃昧於達人之旨歟雖然吾嘗就花觀之彼夫名葩異卉瑰奇可喜幸而産於耳目之前遇好事之人多方以購之謹其封植而時其灌溉為之曲闌層檻以護其翦伐深幃密幄以防其蠹損及夫良辰令節則又為之設樽俎陳鐘鼓召嘉賓以娛之作為詩歌詠

嘆其事所以保護而寵眷之者無不至矣而氣化之推謝盛者不免於衰榮者不免於悴然後可以委之理與數而無憾其或不幸而產於深巖絕壑窮陬僻壤雖有瑰奇可喜之質而自開自落於荒涼寂寞之濱無有過而一顧者何可勝數又或不幸而疾風暴雨之侵凌牛羊牧豎之蹴踐則其方盛而忽衰將榮而更悴者又不知其幾何也此豈可謂理之自然而數之無如何者歟而有情之仕偶一遇之又爲能漠然而不一動歟抑吾更有感焉花之不幸特其不產於耳目之前而爲世之所[illegible]也使其產於耳目之前而爲世之所見我知庸夫

榷于發而揩之不待智者而決矣士之瑰奇可喜非特花之比也日受劈於稠人之中而世方因頻摧辱之未有一日之榮遇而飄零衰老已至於蹉跎而不可救然則士之不幸又豈僅如花之不幸哉此歸子之拳拳弗釋而予雖欲樂盛衰榮悴之理與數以解之而不能者也

書闕子告母文後

告母文者吾友闕子為其母不得合葬而作也其不得合葬奈何闕子四歲失母家貧薄葬祖塋之旁更五十年闕子葬其父將啟窆遷母之柩祔焉而日月既久懼其有所不忍見而不敢也凡人之情有所欲為而不得而又無以自慰於心則哀痛之極往往終身不能釋而或者欲從而解之必有說焉以稍慰其心而後可嗟乎闕子以其母不得合葬之故而哀痛如此人孰無母其何以解之乎人之言曰合葬非古也然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夫禮至周公而大備今必舍周公之制而遠泝

上古以爲禮母乃迹於野乎婦人之義從夫爲貴幽明雖異其情則同故凡爲不必合葬之説者適以傷孝子之心而滋其感也無已則就孔子之言與行事以明之孔子之論孝至詳且悉矣而教人事父母者必能竭其力蓋以爲人子之於親可自必者惟吾力耳至於力之既竭而或得或不得此其間則有幸不幸焉而豈吾之能自必者乎孔子少孤不知其父墓母死殯於五父之衢鄹人輓父之母告之然後合葬焉夫孔子之能自必者殯之衢以待人之疑而告之而已人之告與不告孔子不能必也假令其時無輓父之母則孔子之親豈

得合葬而亦歸之不幸矣乎今闕子朝斯夕斯辛瘏拮据庀冦穸之具以竭其力之可能若夫數十年以前之毋葬而薄薄而至於不可還此不幸也夫不幸之遭在聖人且無可如何而闕子以哀痛而自傷豈不過哉然則闕子又爲其毋治衣冠具棺槨祔於新兆若爲合葬之形也禮歟曰吾聞之禮祭之日思其所嗜思其所樂爲之䧟具器物設其裳衣洫乎如有聞也僾乎如有見也未聞其可假以葬也然闕子以哀痛之故無所宣洩而姑以是寄其不得已之思延陵季子不云乎骨月歸於土命也其䰟氣則無不之也安知闕子之毋在天之

靈不忒憑焉遊於斯兆以畢同穴之志乎則是舉也所以通禮之變而濟其窮以稍慰夫孝子之心也雖謂之禮也可

書汪子漁樵耕牧圖詩序後

葉子既賦漁樵耕牧圖詩四章而汪子為文序之大約為四者之業事苦而形勞若深望葉子之不能為即為之而必且憤懣鬱積不能終日也葉子逌然笑曰汪子之言辯矣雖然汪子以為天下之勞且苦者盡於四者已乎抑四者之外尚有所謂勞且苦者乎始吾少時血氣未定竊意人之處世居必極宫室之安口必饜肥甘之味絲竹盈於耳而粉黛羅於目若是者形充神悅適吾志而慽慽也然以為是數者非干祿不能故窮日後廢寢食不惜勞苦而為之及來京師見世之所稱公卿

貴人多矣爭鬪於聲利之場馳走於形便之域其暮夜而造於人也柔聲諂色斂觫踧踖若不勝其瘁也白晝而遊於市則咆哮恣肆揚揚而喜又若不勝其樂跡其所為蓋有傭夫販卒之不堪而馬醫夏畦之弗屑者矣其宮室非不美也肥甘非不飫也絲竹非不奏而粉黛非不陳也有是數者之樂而恒不知其為樂其所求有甚於是則其勞苦亦有甚於是者焉又為之消乎以恐溢乎以悲令夫四者適於藪澤栖於畎畝敝衣惡食塗體沾足誠有如汪汙所言者矣然短褐之不完而藜藿之足充則其恒恒淡然而無營其神恒泰然而無恐吾

儕小人智淺而力匱少之所慕者旣困於不能矣則庶幾於此四者托足焉吾非愛其勞苦而爲之以爲天下之安且適者莫之過也不然愛佚樂而厭勤瘁吾豈異於人哉言未竟客有咤予者曰異哉子之固也夫人之富形宇內境遇不同而慕尚亦異故鷗鵬斥鷃之相殊而朝菌蟪蛄之不可同年語也今子但知汪子之謂勞且苦者而子樂之而不厭又安能禁予之謂勞且苦者而汪子不樂之而不厭乎予休矣

書漢求言詔後

漢時治號近古不事具文發策求言多見諸施行如因賈誼之言待臣下有禮節因鼂錯之言募民粟入邊蠲天下租稅之半因主父偃之言定衆建諸侯封國之制因賈捐之之言罷珠厓之役其最著者也自設進士科以來發策策士半屬空言僅為士子進身之階而已其有實關涉時事剴切直諫如唐之劉蕡則有司寧咨嗟嘆息終不敢取士各為身謀何敢出位妄言哉

本朝取士踵明之制初試本有再試禮部俱策五道南宫薦名後

朝廷親臨軒策之臚傳之日
天子法服升殿百僚部位如太朝會禮禮部尚書捧榜
由中門御路鼓樂導出張挂視之可謂重矣其首放者
與六七品官簡列侍從其餘以次選授待之可謂渥矣
然十數科來未嘗有對策一言見諸登用天下之人亦
不知所言事嗚呼
國家本以其言可採而顯擢其人今顯擢其人而反吐
棄其言上以實求之猶恐下以文應之上以文求之下
誰肯以實應之哉竊謂殿試大典發策策士必須如漢
詔所云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

之闕令其悉心以陳毋有所隱士子條對有上關聖躬可裨萬一者則急嘉納之有切於吏道民情興利除害者下各部詳議斟酌施行之其卑瑣齷齪或阿諛逢迎者勅令回家讀書下科再試稍寓殿最之意庶幾人皆務實學實行所拔者多諳練通達忠清鯁亮之士不徒事求言之名而實收求言之益矣

書唐陸贄勸德宗接下從諫語後

夫言路之不通有二一則人主不樂聞天下之言一則大臣欲禁遏天下之言人主不樂聞天下之言亦有二一則昏暗之主上不畏天威下不惜民命臣下獻言稍拂其意則斬艾僇辱疾之如讎一則英察之主多疑而善猜沽私而好勝臣下有言不以為責直沽名則以為誘主求譽狭斆以待之作威以震之蓋臣直士不知而與之爭則意氣相激愈觸其怒刀鋸鼎鑊加于無罪寧庇奸回壞國是而必不使言者得伸其說大臣之欲禁遏人言者往往即因其君有此二者之失多方蠱惑陰

求便其所圖如趙高之於秦二世弘恭石顯之於漢元帝李義甫許敬宗之於唐高宗是也又如盧杞裴延齡之於唐德宗是也德宗之初孜孜求治似亦唐之令主特以性多猜疑杞延齡輩遂迎其私遂見寵用天下爭言其惡帝愈惜之以至忠言擯斥社稷幾覆揣其意徒欲與言者爭一日之勝負而其他皆所不顧觀其告陸贄之語大端可見贄之所對條分縷悉婉譬曲喻所謂困主之病而授之藥古之善醫國者莫與爲比至於言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納諫之名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尤覺入情

切理最為可聽嗚呼彼昏固無足論英察之主獲聞此
言奈何不一動心執其偏見與言者爭區區之勝負而
徒便奸臣之私也哉

書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後

漢成帝時王氏擅權帝困天變疑之私自問張禹禹為
子孫計曲為王氏隱庇釀成莽代之禍一言之間王氏
安劉氏危矣真賣國之賊臣也朱雲上書求見請斬禹
其意不止在禹直欲先除王氏之逆黨成帝始而震怒
繼因辛慶忌之言不惟不罪雲又輯檻以旌其直然卒
不肯用其言豈所謂見賢而不能舉見不善而不能退
者耶竊觀自古人臣事君遇猜忌嚴暴之主易於攻權
臣難於諫天子遇優柔少斷之主易於諫天子難於攻
權臣然觸怒天子而得免者十或二三觸怒權臣而得

免者十無一二甚矣權臣之不可犯也帝雖不以雲言
斥鄙而亦卒不以禹故罪雲則猶賢乎已唐睿宗時御
史楊孚彈劾權貴衆共毀之睿宗曰鷹搏狡兔須急救
之不爾必為反噬御史懲姦慝亦然苟非人主保宥之
則亦為姦慝所噬矣斯言豈不信哉

書李讓夷識劉栖楚未知諫諍之道語後

唐敬宗新即位視朝每晏日絶高尚未坐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左拾遺劉栖楚進言曰憲宗及先帝皆長君四方猶多叛亂陛下富於春秋當宵衣求理而嗜寝樂色日晏方起今聞未彰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李讓夷譏栖楚未知諫諍之道以為比干剖心當文王與紂之時也朱雲折檻恐漢氏之為新室也時危事迫不得不然故忠臣有死諫之義至如敬宗少年嗜寝坐朝稍晚蓋宰臣密勿諫臣封事可止何必當御前如此憤激使上疑

死諫為不難謂細事皆當碎首從此遂不覽章奏罕有
宮闈之難實栖楚兆之甚竊以為不然賈誼生漢文之
世號極昇平而其上書痛哭流涕至比厝火積薪之下
君子以為憂盛危朝之道猶深取之敬宗之時何時也
閹寺專權脅君於内藩鎮阻兵陵慢於外軍旅頻興賦
斂日急杼軸空於里閭血肉膏於原野而人主耽於荒
晏不出視聽朝此尚可為細故耶且其臣憤激如此猶
恐上不動心豈舉朝緘默反可望其自悔悟耶諫爭之
論真小人不樂成人之美者也栖楚雖非端士而此舉
殊慷慨激烈未嘗不可節取一時宰相贊成溫旨宣慰

皆為難得其故備錄之以告人之主宜容觸犯者

書魏徵對唐太宗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共工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

致彭城閣之變語後

觀夫魏徵所言人主偏聽近幸之說真可為怵心駭目者也伏而思之彼秦梁隋之主雖極庸闇豈皆好亾樂禍偏信此三人甘以身殉之哉蓋近幸之人日在人主之間稔悉其性情逆知其喜怒先以小善結人主之意小人固人主之心其欲用一人行一事也不顯言其可

用可行其欲斥一人沮一事也不顯言其可斥可沮深
間抵隙此唱彼和朝進一言暮獻一說浸潤漑灌人主
親而信之入於圜中而不覺及其權勢已成安危惟其
愛憎生死出於指掌順之則驟擢顯榮觸之則立膺禍
敗天下之人奔走輻輳於其門人主孤立於上雖懔然
悔悟而常至於不可救無他其積漸使然也或曰入心
不同各如其面左右之臣有賢有佞安可一槩而論但
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於私言交入於耳一時辨之為
難爾予曰是不難宋臣歐陽脩嘗言之矣言拙而直逆
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

意初開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
職或當朝正色顯言於廷或連章列署共論其事言一
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為私其勢不可此公言
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面奏乞留中或面言乞
出自聖斷不欲人知有主名者皆挾私之言也嗚呼聽
言者苟能取修之說虛心下氣默審而靜察之如鑑懸
於上而百物無可遁形何至受偏聽之蔽而蹈危亡之
戒也歟

書明弘治初評事夏鍭上疏言主事李文　庶吉

士鄒智以言獲罪後

觀夫夏鍭之言委曲開導至以好名一念歆動人主使其樂於聽受可謂深得納牖之義矣雖然古之聖帝明王孜孜求諫如恐不及豈徒欲博取美名為粉飾太平之具哉誠見夫上下之情不可一日不通而國家治亂安危之本全在乎此也某嘗因而極論之自古禍患相尋莫不起于壅蔽壅蔽之極如秦始皇之於扶蘇漢武帝之於戾太子雖宮闈肘腋之近骨肉天性之親猶不能察況在外之羣臣百姓乎如隋煬帝於天下之盜賊

唐明皇於祿山之反叛雖宗社等於累卵危亡在於呼吸猶罔聞見况其餘用人行政一舉一措之失當乎嗚呼當其禍亂將形上而朝廷下而草野無一人不知所不知者獨其君耳而或怵於聲威或制於權倖相戒而不敢言及其潰敗決裂人主雖愓然悔悟欲求忠言至計與之謀事而大勢已去糜爛而不可救解亦何及矣是故明君知其然欲消禍患則惟在祛壅蔽欲祛壅蔽則惟在開人言開之之道或爲設官如所謂拾遺補闕者或爲科目如所謂直言極諫者或爲災眚下詔以求或爲患難責躬以訪或爲輪對之制使大臣而下散官

庶僚皆得獻其忠藎或設登聞之鼓使食祿而外草澤微賤皆得訴其隱情聽則納之聞則拜之畀辭以誘之厚禮以招之多方以求之博問以盡之和言悦色以受之大心宏度以容之能言者立賞以勸之不言者制刑以威之夫如是君德之修否朝廷之闕失小民之疾痛罔若臣下之賢奸忠佞皆得因言以達之於上害未至而預防過偶有而即改自不至噬臍之悔而天下國家永杜禍患之萌矣昔張良告漢高曰毒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為人君者苟能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言不激烈利害不出則其恃賴人言如鳥之於翼魚

之於水飢之於飲食寒之於裘褐真有不容須臾離頃刻緩者未明而興當食而嘆其求之廹切宜何如若但曰聽言從諫賢者之事以是為名高去爾則其求言之心先不真摯安望其持久而不解與賤之口不秉間趣而壅遏之也哉

書明世宗朝海瑞上疏竟留中左右請殺勿許繫獄尋得釋後

按世宗由藩入繼大統好以察為明凡性剛不能容物故即位之初緣大禮異議杖責廷臣斃十七人嗣後凡遇言事者貶斥誅竄幾無虛歲其受禍酷烈則楊繼盛沈鍊為最而馮恩沈束楊爵輩皆終其身罹桎梏可謂慘矣迨乎末年專事長生尤多忌諱稍有抵忤輒坐以大無道之名獨瑞疏語語切直平實所不能堪而帝反度外容之左右力為從臾卒不肯殺豈於此時悔心漸萌同漢武輪臺之後歟某聞禮有五諫諷諫為上直諫

爲下而孔子亦云法言巽言蓋人臣進諫於君務在委曲開譬忠告善道以期有濟於萬一若徒浮慕伉直之名吧哮牴觸適以召禍而僨事君子奚取焉雖然此特爲人臣言之耳若爲人君者惟恐其下之不言豈可以其順吾意則喜拂吾意則震怒而加之罪哉賈山有言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人臣生殺榮辱出自朝廷以天子之尊加於其下何所不可一旦逆我顏行誅之戮之殺一四夫豈難事哉惟能屈勢畧威嚴以貴下賤以尊承卑廓然大度忍人之所不能忍斯爲

聖帝明王大仁大勇克己無我之實事垂令名於無窮耳世之小人逢君長君者必有謂臣下觸犯容忍大過恐致褻尊而替威不至嚴刑峻罰任意戮辱諫臣不止一言喪邦有國家者不可不慎也

書漢袁盎侍文帝禁中愼夫人同皇后坐盎引卻愼夫人坐郅都爲中郎從景帝入上林賈姬如厠野彘卒入帝欲自持兵救姬都伏前止二事

後

按周禮太宰之屬宮正宮伯以下宮中細瑣之職皆以士人領之而穆王命伯冏亦云在昔文武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左右承弼蓋古昔盛王以爲公卿大夫佐治外朝而已至於深宮之内出入起居偶有失道何自而知故愼選端人正士俾侍左右一言一動輒得關預不使其君稍有過舉其爲裨益

誠非細也漢時最為近古其官如郎中金侍中皆日在
君側宮掖之邃后妃之前往往參陪故袁盎郅都得隨
事進正言而二君亦深嘉納之自元帝以宮中不便士
人出入改用宦者遂致小人乘間日以深邪之具導引
上心國家威權恣其盜竊狎習既久人主惟其言是聽
出至外廷忠論讜議反若獻聞苟非厲精圖治之主鮮
有不為蠱惑者蓋履霜堅冰積漸已久時勢使然無可
如何也今去古愈遠舊制決不可復
天子留心治道宜擇老成耆德之臣有學行識見者置
之帷幄退朝聽政之暇時時延接細繹經史講論治道

其有政事得失許其據理直陳無有畏避則

聖心日益開發是非黑白瞭如指掌與正道既日親與

非僻自日遠奸邪讒佞無所容其詩張而狗馬聲色之

娛決不能奪理義之好矣於以追古昔盛王媲美前後

豈難事哉某故附其說於此